



主展人/李傅周

感动过自己的事物  
是无价的，这些标本更  
是博物学爱好者情感所  
寄的精神圣殿。

# 在大自然面前，他就像个孩子

【文/蔡娴 图/常鑫、受访者提供】

在诸多的好奇柜中，单人展品体量最大的应该算是首厅，这一区特别布展成了一个“微缩版自然博物馆”，大部分的展品和展柜都来自已搬迁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放在展览的第一间，也是为了致敬老馆，很多人都在这里勾起了儿时的回忆。

## 微缩版自然博物馆，是情结和记忆

作为这一区的主展人，人称“大周”的李傅周是个狂热的博物学及自然博物馆爱好者。在大周的好奇柜世界里，充满着各种动植物标本模型，比如蟒蛇头骨标本、冷温性鱼类标本等，让人眼花缭乱。和展览中其余好奇柜一人一柜的呈现方式不同，这里涵盖了大周近一半的个人藏品。更特别的是，他连展柜都是自带的。

大周是民间博物圈里一名十分低调的收藏者，因为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参观，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也正是通过自然博物馆，他成了痴迷于大自然的博物学爱好者，且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大周来说，上海自然博物馆无疑是他接触、认知并系统了解自然的启蒙老师，而对于诸多博物学爱好者来说，老馆更是他们情感所寄的精神圣殿。当大周得知，自己有着深厚情感的老馆突然面临拆迁的消息后，他在不舍的同时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发组织编撰纪念册。

“从筹建到因设施陈旧换址闭馆，它以自然博物馆的形式已静默伫立于延安东路260号58年有余。虽然整体规模并不大，主要展品只是动物，展陈形式显得过时，但它存在的意义仍然至少影响了三代人甚至更为深远。”因此，纪念册就取名为《五十八年起——上海自然博物馆纪念册》。大周还在纪念册《编者按》中动容地写到：“直到得知它将要谢幕那天，多年尘封的儿时记忆仿佛刹那间被唤起，很多当年的孩子们都回到这里，还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互相簇拥着，冒雨撑伞，来重温，来怀念，来道别。”

在老馆最后时光里，为了留住自己所珍惜的，年过



四十的大周就像是个热血的少年，一边积极记录下旧馆展品搬迁的影像和故事，一边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一边还要走访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挖掘背后的故事……他通过东奔西走的忙碌来惜别老馆，“五味杂陈的告别，感谢你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窗外的景色让我终身迷恋……”

## 不否定自己的喜好，就是没有白活

如今，这本让大周花费不少心血的纪念册也躺在首厅的展示柜中，帮助大家来记住这段历史。“这本纪念册不光光是为了纪念老馆，也是为伴随老馆长大的孩子们和未能与其谋面的下一代……为了情结，也为了记忆。”在编撰组的努力下，老馆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精致的生态展箱，手绘的说明图文，电控的动态示意，具有鲜明六七十年代特色的经济物种利用等。

大周相信感动过自己的事物是无价的，他想尽可能挽留住一些老馆的物品，因此当老馆的标本、展柜等被当废品卖掉时，大周再找到收购者出钱回购，并将破损物件进行修复、改造。

因此，我们才有幸能见到这个“微缩版自然博物馆”，在这个展厅的布置上，大周花了很多心思，为的就是致敬老馆。

连墙上挂着的手绘展板都是老馆留下的，大周介绍说，每块板都是用水粉颜料画的，上面隐隐约约还能看出打样的暗格，老物件的制作非常用心。这种精神似乎也感染了大周，你能看到他细致地在自己的每一件展品上贴好手写的小标签，帮助参观者解读展品。比如一件蟒蛇头骨的标本上放了一张手写小纸条，纸上标注“蟒头骨四十有七，（制作）耗掉一周有余”，还备注感谢了标本师云云。

在首厅的所有展品中，大周认为最珍贵的是长颈鹿胎标本，被放在了展厅的正中央，“新疆动物园搬迁中一母鹿流产，鹿胎被人遗弃，在当地特有气候下历经四年风干而成。这对于民间收藏者来说，犹如奇迹一般，是独特气候下自然形成的，非常难得。”

展览中首厅部分主要是相对系统严谨的博物学藏品及老自然博物馆的藏品，而李傅周负责的其它部分展现了他有趣的一面。主要是曾经深刻影响过他和感动过他的事物集合。展品分三类，对生物的狂热及收藏的兴趣来自文艺的父亲，中式家具地爱好来自古董商舅舅，而戏曲元素来自戏迷母亲。

大周为这份热爱上花了不少积蓄，但从未迷失过自己，他心里非常明白，“收东西看机缘，不强求，玩收藏的，占有欲不能失控，毕竟东西是收不完，要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在别人眼中，大周或许已然是个“大叔”，但在大自然面前，他依然像个孩子，真诚且热衷于自己所坚持的。他说，不否定自己的喜好，就是没有白活，“哪怕只能活70岁，用69年想清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也是值得的。”